

唇音異化與重疊構詞的互動： 論臺灣閩南語kui5 saŋ1 saŋ1、put7 tap7 put7 tshit7和put7 tian1 put7 kai5的本字*

吳 瑞 文**

摘要

異化（dissimilation）是探討語音演變的重要面向，其中唇音異化（bilabial dissimilation）在漢語史上常發揮作用。所謂異化是指兩個語音成分由原本相似，隨著時間遷移變得更為不相似的一種變化，與同化作用相反。重疊是語言中常見的構詞手段，以單音節語言而言，重疊方式包括〔AA〕、〔ABB〕、〔AAB〕、〔AABB〕、〔ABAC〕等。本文的具體內容是根據唇音異化的觀點，考證三個現代臺灣閩南語口語中以構詞方式構造出來的語詞。它們分別是：

2025.07.07收稿，2025.09.24通過刊登，2025.10.09修訂稿收件。

* 本文初稿曾以〈從異化音變論三個臺灣閩南語口語詞的本字〉為題，於中華民國聲韻學學會主辦之第四十三屆全國聲韻學學術研討會【經聲傳韻：漢語方言與古今文獻的綜合研究】（臺南：國立成功大學，2025年6月6-7日）上宣讀，感謝講評人杜佳倫教授及與會學者指出本文不足之處，使論述更為完備。文稿送交本刊審查後，獲兩位不具名審查人指出行文及論述上的疏漏，獲益良多，本文均已從善改正，亦此特申謝悃。蒙編輯委員會指出，原題範圍較大，未突出本文之研究對象、特性及價值。經思考斟酌後改為目前這個題目，感謝編委會的友善提醒。日文資料感謝郭獻尹副教授協助打字及判讀。定稿送出前，又蒙王品程、林子浩兩位同學協助校閱一過，指出若干問題及不一致處，亦此誌之為念。文中任何殘存的問題，責任均在作者。

** 中央研究院語言學研究所研究員

-
- 一、kui5 səm1səm1/kui5 sam1 sam1/kui3 saŋ1 saŋ1，表示物品昂貴。本文認為疊字的səm1/sam1/saŋ1，本字當為「森」səm1。
 - 二、put7 tap7 put7 tshit7，表示不三不四、不像樣。通常寫為「不答不七」，本字當為「不八不七」put7 pat7 put7 tshit7。
 - 三、put7 tian1 put7 kai5，表示行為上不正經、不像樣、不倫不類。本字當作「不邊不界」put7 pian1 put7 kai5。

可以留意到，以上三個口語詞都與重疊構詞有關，包括〔ABB〕和〔ABAC〕這兩種形式。本文指出，「森」səm1的唇音異化發生於音節內部；至於「不八不七」put7 pat7 put7 tshit7跟「不邊不界」put7 pian1 put7 kai5則肇因於語串中出現三個雙唇不帶音塞音聲母字，第二音節因而異化為非雙唇音聲母。從本文的討論可知，唇音異化不僅在音節內部發揮作用，也會跨越音節地在四音節語詞中產生。唯有認識到這項音變在這些閩南語口語詞中所發揮的效應，才能夠引領我們找到音準義合的本字，從而正確地解析這些口語詞的結構及語義。

關鍵詞：唇音異化、重疊構詞、臺灣閩南語、本字、歷史語言學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Bilabial Dissimilation and Reduplication: The Etymologies of kui5 saŋ1 saŋ1, put7 tap7 put7 tshit7, and put7 tian1 put7 kai5 in Taiwanese Southern Min

Wu, Rui-wen*

Abstract

When examining phonetic evolution in historical linguistics, assimilation and dissimilation are two crucial concepts. This paper focuses on dissimilation, particularly “bilabial dissimilation”. The sound change known as “dissimilation” occurs when two similar sounds in a word become less alike over time. Reduplication is a common word -formation process in many languages. In monosyllabic languages, reduplication forms include patterns such as [AA], [ABB], [AAB], [AABB], [ABAC], and others. This study investigates three vernacular expressions in modern Taiwanese Southern Min that were formed through reduplication, analyzed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labial dissimilation. The three examples are as follows:

- 1.kui5 sɔm1sɔm1/kui5 sam1 sam1/kui3 saŋ1 saŋ1, meaning “expensive”. It is proposed that sɔm1/sam1/saŋ1 derives from the morpheme “森” .
- 2.put7 tap7 put7 tshit7, meaning “not good” or “not presentable”. Commonly written as “不答不七”, its etymology is argued to be “不八不七” (put7 pat7 put7 tshit7).
- 3.put7 tian1 put7 kai5, meaning “improper, unbecoming, and inappropriate

* Research Fellow, Institute of Linguistics, Academia Sinica.

behavior". Its etymology should be “不邊不界” (put7 pian1 put7 kai5).

All three vernacular words involve reduplicative, specifically the [ABB] and [ABAC] patterns. This paper argues that in “森” (səm1), labial dissimilation occurs within the syllable, whereas in “不八不七” and “不邊不界,” the dissimilation is triggered by the presence of three consecutive syllables beginning with bilabial voiceless stops, causing the second syllable to change to a non-bilabial initial consonant. The discussion reveals that labial dissimilation functions both intra-syllabically and inter-syllabically in quadrisyllabic formations. Recognizing the effects of this phonological process in Taiwanese Southern Min vernacular enables us to identify the etymologically accurate characters that align in both pronunciation and meaning, thereby allowing for a more precise analysis of the structural and semantic features of these expressions.

Keywords: Reduplication, Dissimilation, Taiwanese Southern Min, Etymology, Historical Linguistics

一、前言

語言是無時無刻不在進行變化的。從歷史的角度來看，正是由於語言在時間的進程中持續演變，從而造就現在豐富多樣的語言面貌。語音是一種物理表徵，變化於口說耳聞之間進行。Crowley & Bowern指出，多數的語音變化可以視為音節中一個音段影響另一個音段所造成。¹ 影響的效應分為兩種，倘若其效應是造成兩者在語音上越來越相似，就稱為「同化」（assimilation）。反之，若影響之效應是使得兩個音段之間越來越不相似，就稱為「異化」（dissimilation）。以下扼要地介紹「同化」作用，「異化」是本文的論述重點，在文中將舉出更多實際例證。

從區辨徵性（distinctive feature）的觀點來看，兩個音段之間的「同化」，可以理解為兩個音段共有的語音徵性數量增加。同化之初，往往是「部分同化」（partial assimilation，或稱局部同化）；一旦時間夠久或影響夠強，則會產生同音雙生（geminate, phonetically doublet），又可稱為「完全同化」（complete assimilation）。

閩南語口語常用的反身代名詞或讀ka1 ti6（字有寫做「家治」者），或讀ka1 ki6（字有寫作「家己」者），其實正是「同化」的例證。從語源上來看，ka1 ti6的本字當作「家自」，是漢語歷史文獻中「自家」的逆序構詞。從漢語詞彙的發展來看，反身代名詞「自家」一詞最晚在盛唐時期已經出現，例如寒山〈詩三百三首〉：「今為不孝子，世間多此樣。買肉自家喫，抹觜道我暢。」（《全唐詩·卷八百零六》）² 這首詩中「自家」猶現代華語口語的「自己」。

閩南語反身代名詞「家自」這個詞原本應讀為*ka1 tsi6，然而由於後一音節「自」字聲母受到前一音節「家」字聲母的影響發生「同化」這項音變，使得語音形式發生了變化：³

¹ Terry Crowley & Claire Bowern, *An Introduction to Historical Linguistics* (the fourth edition)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0), pp. 36-44.

² 本文歷史文獻資料都根據《中國哲學書電子化計畫》檢索所得，特此說明並致謝。
《中國哲學書電子化計畫》，<https://ctext.org/zh> (2025.06.14 徵引)。

³ 關於閩南語「家自」本字的來歷問題，主要根據吳瑞文〈論金門閩南語介詞ta2的語法功能及相關問題〉中的討論，這裡略有補充。吳瑞文，〈論金門閩南語介詞ta2的語法功能及相關問題〉，《清華中文學報》18期（2017），頁275-340。

*ka1 tsi6 > ka1 ti6（後一音節聲母由ts > t，是局部同化）

*ka1 tsi6 > ka1 ki6（後一音節聲母由ts > k，是完全同化）

首先說明異化音變的具體表現。ka1 tsi6變讀為ka1 ti6是局部同化，也就是後一音節的輔音/ts/受到前一音節輔音/k/的影響變讀為/t/。之所以稱為局部，乃是因為從辨音徵性的角度來看，/ts/的徵性是〔+strident, +coronal, -dorsal〕，/k/的徵性是〔+obstruent, -coronal, +dorsal〕歷經變化成為/t/之後，/t/的徵性是〔+obstruent, +coronal, -dorsal〕。/t/與/k/共享〔+obstruent〕這個徵性，但發音部位上仍維持〔+coronal, -dorsal〕與〔-coronal, +dorsal〕的徵性對比。至於ka1 tsi6讀為ka1 ki6，後一音節輔音/ts/已經成為同音雙生的/k/，也就是完全同化。

其次說明其他外部證據。反身代名詞在閩語閩中永安方言及三明方言為kp1 tsi5、沙縣方言為ko1 tsi5，也都是逆序構詞的「家自」，這是閩南語ka1 ti6/ki6本作ka1 tsi6的旁證。⁴ 閩東語的自己則說成「自家」tsi6 (k)a1，詞序與寒山詩作相同。換句話說，從跨閩語比較的觀點來看，閩語的反身代名詞是由「家」、「自」兩字構造而成，詞序則或「家自」或「自家」。現在可以回頭看看既有臺灣閩南語反身代名詞的寫法，寫作「家己」者，我們推測它反映ka1 ki6這個發生完全同化之後的讀音，字形取「己」乃是語義相近使然，語音上也頗近似。寫作「家治」者，則反映ka1 ti6這個局部同化之後的讀音，這是由於音變之後第二音節與「政治」tsiŋ5 ti6之「治」同音。

歸納起來，從漢語系語言比較的觀點來看，現代閩語及其他方言口語通用的反身代名詞是「家自」或「自家」，不包含「己」這個成分。閩南語「自己」tsu6 ki3一詞是書面上的詞彙，性質屬於文讀音。根據《廣韻》：自，疾二切（從母止攝脂韻去聲）；己，居理切（見母止攝之韻上聲）。從聲調上來看，ti6或ki6寫作「己」不符合閩南語內部的規則對應。由此可見，「家自」ka1 ki6或ka1 ti6後一音節聲調讀為陽去而非上聲，是區別同源與否的重要線索。

「異化」是與「同化」相反的一種演變方式，它的效應是使兩個音段

⁴ 永安與沙縣根據陳章太、李如龍，《閩語研究》（北京：語文出版社，1991），頁115。三明則根據我們自己的調查。中古去聲在閩中永安、三明、沙縣等皆不分陰陽，這裡一律標為5。

共有的微性數量減少。音段之間彼此相同的語音微性減少，在詞彙或語句中使用時，其音節的聽感差異將更為顯著，因而可以強化音段間固有的區別，也就是更具有區辨性。同時也已經有學者留意到，⁵ 與「同化」比較起來，「異化」音變相對少見，同時通常較為零星而不具規律性。不過就解釋語言的歷時變化而言，「異化」也可以是規律的。以下我們利用印歐語和漢語上古音的相關研究，舉出兩個規律性「異化」的例證。

歷史語言學中具備典範意義的「異化」音變，是印歐歷史語言學的格拉斯曼定律（Grassmann's Law）。這個變化發生在希臘語中，現象如下：⁶

表1：希臘語的格拉斯曼定律

	'hair' <i>nom sg</i>	'hair' <i>gen sg</i>	'I will rear'	'I rear'
Pre-Greek	*thrikh-s	*thrikh-os	*threph-s-ō	*threph-ō
deaspiration before s	thriks	—	threpsō	—
Grassmann's Law	—	trikhos	—	trepētō
Greek forms	thriks	trikhos	threpsō	trepētō

格拉斯曼定律的內涵是：就前希臘語（Pre-Greek）而言，當某個詞幹中帶有兩個送氣塞輔音時，演變到現代希臘語（Greek）發生了一項變化，那就是該詞幹的第一個輔音會變為不送氣輔音，例如上表中「頭髮」這個詞，其屬格單數形式為**thrikhos* > *trikhos*。⁷ 從語音微性的角度來看，原先兩個輔音所共有的送氣微性〔+spread glottis〕在音節內部發生了異化，其結果是使位居音節前端的輔音由原先的〔+spread glottis〕轉變為〔-spread glottis〕，也就是去送氣化。

漢語音韻史中最早被學者注意到的一項異化音變，當屬「唇音異化」。以「風」字來說，中古音為pjun（通攝幫母三等合口），它在《詩經》作為

⁵ Lyle Campbell, *Historical Linguistics: An Introduction* (Edinburgh: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 2013), p. 26.

⁶ 表1引用自 Lyle Campbell, *Historical Linguistics: An Introduction*, pp. 26-27. 梵語也有這類「異化」表現，茲不具引，以省篇幅。

⁷ 在這張表中也列出了不發生「異化」的形式，例如「頭髮」的主格單數：**thrikh-s* > *thriks*，這顯然是由於kh-s變為ks，亦即詞幹後方音段不再有送氣的[kh]，此時失去了演變所需的條件，遂使[th]得以保留。

韻腳共出現六次。值得注意的是「風」都跟中古收-m尾的覃韻字「南」、深攝侵韻字「心林欽」互相押韻，「南心林欽」上古均歸侵部。例如：

緜兮綰兮、淒其以風。我思古人、實獲我心。（《詩經·邶風·綠衣》四章）

習習谷風、以陰以雨。罷勉同心、不宜有怒。（《詩經·邶風·谷風》一章）

駉彼晨風，鬱彼北林。未見君子，憂心欽欽。（《詩經·秦風·晨風》一章）

彼何人斯、其為飄風。胡不自北、胡不自南。胡逝我梁、祇攬我心。

（《詩經·小雅·何人斯》四章）

考察以上《詩經》韻例用字，「心、林、欽」是中古深攝三等；「南」是中古咸攝一等，它們在中古是收-m尾的陽聲韻，上古音時期都屬於侵部(*-əm)。「風」在中古雖收-ŋ尾，但在上古音的階段，主要元音與韻尾必然跟侵部非常接近，才能夠如此頻繁地押韻。「心、林、欽、南、風」等字依李方桂的上古音系統擬測如下：⁸

心 *sjəm > sjəm；林 *gljəm > ljəm；欽 *khjəm > khjəm⁹；

南 *nəm > nâm；

風 *pjəm > pjuŋ；又有：熊*gwjəm(?) > juŋ¹⁰

同時李方桂進一步指出「從上面的例子看起來唇音聲母或圓唇的舌根音聲母使*ə變u，同時也因異化作用使韻尾*-m後來變-ŋ」。以「風」*pjəm和「熊」*gwjəm而言，聲母(p-、gw-)和韻尾(-m)都帶有唇音徵性，也就是〔+bilabial〕或〔+labial〕。之後發生了「異化」，使得雙唇鼻音韻尾

⁸ 李方桂，《上古音研究》（北京：商務印書館，1980），頁45。另外，李方桂上古音系統中的舌根鼻音韻尾寫作ng，我們全部改為ŋ。

⁹ 「欽」字擬音係我們據「金」字類推。

¹⁰ 「熊」字擬音僅供參考。

*-m變為舌根鼻音-ŋ，也就是從〔+bilabial〕變為〔-bilabial〕，這是去唇音化。¹¹

歸結以上所述，「同化」與「異化」在音變中效應相反，兩者同為探討語音歷時演變的重要切入角度。本文將從「異化」音變的觀點，探討三個臺灣閩南語常用口語詞的早期形式及其語源（本字）。這三個語詞分別是：表示相當昂貴的kui5 səm1 səm1、表示言語或行為不像樣的put7 tap7 put7 tshit7以及表示行為脫軌失序的put7 tian1 put7 kai5。可以留意到，本文所討論的三個臺灣閩南語口語詞都利用重疊（reduplication）這個手段構造而成。臺灣閩南語是單音節語言，重疊構詞的方式包括：AA（儂儂laŋ2 laŋ2）、ABB（白蒼蒼pɛ?8 tshaŋ1 tshaŋ1）、AAB（溜溜去liu1 liu1 khu5）、AABB（出出入tshut7 tshut7 lip8 lip8）、ABAB（歡喜歡喜huã1 hi3 huã1 hi3）、ABAC（喝起喝倒hua?7 khi3 hua?7 to3）、ABCC（清氣溜溜tshinj1 khi5 liu1 liu1）等。本文所談的「唇音異化」與重疊構詞有相當密切的關係，下文將以實際例證加以說明。

本文內容為本字的考證，也就是詞源的研究。這項研究的基本要求乃是「音準義合」。所謂「音準」，是指語音上須有嚴謹可靠的規則對應。所謂「義合」，是指語義上必須能夠合理地解釋現今的用法。閩南語在音字脫節並寫成同音字之後便不免有「望字生義」這類情況，於釋義上難免牽強甚至扭曲。本文既以「音準義合」為準繩，目的就是從本字出發提出具備語言學意義的見解。

本文整體結構安排如下：第一節為前言，說明本文的觀點、方法及課題，第二、三、四節依序討論三個臺灣閩南語口語詞，第五節則為本文結論。

本文凡遇臺灣閩南語及相關漢語方言語料時均使用國際音標（IPA）標註，送氣符號以-h表示，且均不上標。聲調以數字方式於音標之後標註，中古平、上、去、入的陰調為1、3、5、7，陽調則為2、4、6、8。¹²

¹¹ 從上古音到中古音的歷時發展來看，「唇音異化」這項變化也存在例外，當主要元音為複合元音[iə]（如侵部「稟」*pljiəmx > pjiəm > pjəm）或[a]（如談部「泛」*phjamh > phjwəm）便不發生。

¹² 臺灣閩南語羅馬字拼音方案的數字調標示平上去入時，1、2、3、4為陰調，5、6、7、8為陽調，次第與本文不同，請留意。

二、表示相當昂貴的kui5 səm1 səm1

臺灣閩南語表示物品相當昂貴的語詞，使用的形式為kui5 səm1 səm1，同時還有不少區域變體，包括：kui5 sam1 sam1、kui5 saŋ1 saŋ1等。由於存在這些區域變體，隨著閩南語在臺灣的復興與推動，在書面及影音媒體上也出現了不少方塊字的寫法。例如：（黑體字為筆者所加）

國旅貴森森！桃園2日遊一家4口破6萬元

（2025.04.25台視晚間新聞）

這臺機器貴參參專拍超速+噪音 民眾得當心荷包失血

（2019.08.02自由電子報標題）

貴參參！這機場物價高得嚇人！1根香蕉臺幣222元

（2025.04.20台視晚間新聞標題）

快學起來！花錢乾洗貴三三 專家：洗衣精十一滴甘油即可

（2017.02.26中央社標題）

紅白黑三色，iPhone最新款SE亮相，打破以往貴鬆鬆價格

（2020.04.16民視新聞內文）

夏季電價貴桑桑！北市用這幾招幫社區年省7.7萬電費

（2025.06.06聯合新聞網標題）

以上諸多寫法事實上反映了目前不同的口語形式，書寫方式與口語讀音的對應關係分別是：A.貴森森、貴參參：kui5 səm1 səm1；B.貴三三：kui5 sam1 sam1；C.貴鬆鬆／貴桑桑：kui5 saŋ1 saŋ1；用「桑桑」來寫saŋ1 saŋ1相當準確地以華語表現閩南語的讀音。第一個音節kui5，語源無疑就是「貴」（居胃切），需要探索的是重疊且後置的修飾成分səm1、sam1、saŋ1等。從用法來看，我們相信以上這三個讀音也是可靠的同源詞，只是語音上發生了變化。

觀察臺灣閩南語韻母系統，可以發現閩南語允許以雙唇鼻輔音-m、舌尖鼻輔音-n和舌根鼻輔音-ŋ作為韻尾這類結構，與本節討論有關的是收-m尾的韻母：

am：貪tham1、含kam2、柑kam1、飲am3、淡tam6
iam：鹹kiam2、針tsiam1、欠khiam5、砧tiam1、滲siam5
im：心sim1、沉tim2、金kim1、深tshim1、飲im3
əm：蓼（參）səm1、森səm1

其中值得注意的是-əm這個韻母，-əm在不少臺灣閩南語使用者的口中已經讀為-am或-im，例如泉州系方言就沒有-əm韻母，在漳州系方言則保留得比較好。¹³ 以中藥材「人蓼」dzin2 səm1這個詞而言，就有dzin2 sim1、lin2 sim1、dzin2 sam1等各種讀法。由此可知，相較於其他收-m尾的韻母，-əm的變化速度較快，遠不如其他韻母穩定。之所以如此，我們認為原因至少有兩個：一是-əm的轄字太少，在與其他層次的讀音（如-im、-am、-iam）競爭時落敗，遂趨於式微。¹⁴ 二是-əm的內部韻母結構問題。從語音形式來看，主要元音[ə]具有雙唇徵性與合口徵性〔+bilabial, +rounded〕，輔音韻尾[m]也具有雙唇徵性跟合口徵性〔+bilabial, +rounded〕，兩個音段都涉及雙唇與合口有關，因此發生了異化作用：əm > am，主要元音維持低元音，但是失去了合口徵性，成為〔-rounded〕的低元音[a]。

以上我們說明了-əm韻母的異化情況。我們認為重疊後的形式saŋ1 saŋ1乃是sam1 sam1進一步變化的結果。

歸納起來，臺灣閩南語不同人口語中表示昂貴的三音節詞ABB，根據語音演變的過程，可以排列如下：

階段1	階段2	階段3
kui5 səm1 səm1 > kui5 sam1 sam1 > kui5 saŋ1 saŋ1		

階段1到階段2所發生的變化是əm > am，這是音節內部的異化作用；階段2到階段3從sam1 sam1變成saŋ1 saŋ1則應該理解為一種發音上的簡化，也就

¹³ 屬於泉州系的閩南語永春方言有-əm，相當於漳州系方言的-əm，例如「參、森」兩字在永春都讀səm1。林連通、陳章太，《永春方言志》（北京：語文出版社，1989），頁92。在臺灣目前的泉腔閩南語中-əm這個韻母相當罕見，我們推測它已經與-am或-im這類韻母合流了。職是之故，以上討論係就臺灣漳腔閩南語立說。

¹⁴ 「參森」都是中古深攝莊系生母字（所今切），深攝在閩南語中有-am（枕飲）、-iam（滲針）、-im（心音）等規則對應，分屬不同音韻層次。

是雙唇鼻音韻尾-m在口語演變為舌根鼻音韻尾-ŋ。這個演變的原因可能是雙唇鼻音韻尾受到臺灣強勢的華語影響，在個別詞彙中逐漸轉移使然。另外一個平行的例子是表示物品柔軟而且富有彈性的lŋ3 sim5 sim5。根據我們的觀察，lŋ3 sim5 sim5一詞在目前臺灣年輕世代口語中，確實不乏有讀為lŋ3 sin5 sin5，不過它還沒有發展出書面上表音的寫法（如貴鬆鬆、貴桑桑等）。比較kui5 saŋ1 saŋ1跟lŋ3 sin5 sin5，可以肯定的是當前臺灣閩南語的雙唇韻尾-m處於相對不穩定的狀態，同時主要元音或 [a] 或 [i] 似乎也會影響韻尾演變的方向。

以上談的是語音表現，我們認為kui5 səm1 səm1是原本的讀音，kui5 sam1 sam1與kui5 saŋ1 saŋ1是音變之後的產物。接著我們來觀察語義表現。為什麼臺灣閩南語東西昂貴要講kui5 səm1 səm1呢？有一種在民間常見的語義解析是這樣的：

根據《本草綱目》記載：人蔘的功能包括「補五臟、安精神、定魂魄、止驚悸、除邪氣、明目、開心、益智」。但在臺灣，由於人蔘（臺灣閩南語稱為səm1 a3、sim1 a3、sam1 a3）這種藥材稀少難得，必須仰賴國外進口，價格昂貴，不是一般人所負擔得起的。所以早期先民造出「貴參參」這樣的詞，意思是如同人蔘那樣昂貴。¹⁵

上面這個解釋實質上就是主張kui5 səm1 səm1的本字是「貴參參」（或「貴蔘蔘」），利用名詞「參」字後置並重疊，以修飾形容詞「貴」的程度甚高。從語音來看，所今切的「參」讀為səm1屬於規則對應，毫無問題。據說臺灣閩南語也有人說kui5 sim1 sim1，與「人蔘」之「蔘」同音，這些證據似乎顯示kui5後置的重疊成分與「蔘」字有關。

現在我們考慮另一個候選的本字，那就是深攝所今切的「森」。許慎《說文解字·木部》謂：「森，木多貌」。「森」這個詞一開始是指樹木眾多，之後可以進一步引申為泛指物品眾多。例如張衡〈思玄賦〉：

¹⁵ 例如《臺灣話的語源與理據（劉建仁著）》對「貴參參」便採取這個解釋，其說可參考網路資源。《臺灣話的語源與理據（劉建仁著）》，<https://taiwanlanguage.wordpress.com/2014/06/06/>（2025.05.02徵引）。

百神森其備從兮。張衡自注：森，眾貌。

「百神森」指的是祭祀之時神明眾多的樣態。「森」字又可重疊，作為謂語時表示前方主語在數量上的多，例如：

奈何兮弱子，邈棄爾兮丘林，還眺兮墳塋，草莽莽兮木森森。（潘岳〈傷弱子辭〉）

駭潛師之夜過，驚躍馬之晨呼，矛森森而密豎，旗落落而疏布。（沈約〈憫國賦〉）

丞相祠堂何處尋，錦官城外柏森森。（杜甫〈蜀相〉）

以上「木森森、矛森森、柏森森」等都是主謂結構，謂語「森森」表示主語「木、矛、柏」的數量眾多。

從歷史文獻可知，唐代之前已經有「NP森森」這種主謂結構，「森森」是結構中的謂語。在中唐之後則開始出現形容詞（謂詞）加上「森森」這類「A森森」的結構，這種結構可以用作謂語跟狀語，作狀語時加上助詞「的」之後可用於修飾其他名詞成分。例如：

再整魚犀攏翠簪，解衣先覺冷森森。教移蘭燭頻羞影，自試香湯更怕深。初似洗花難抑按，終憂沃雪不勝任。豈知侍女簾帷外，剩取君王幾餅金。（唐・韓偓〈詠浴〉）

飛簷映綠鬱鬱的高槐，繡戶對青森森的瘦竹。（南宋《大宋宣和遺事》前集）

昏慘慘雪閉了天和地，寒森森凍的我還窯內。（元・蕭德祥《殺狗勸夫》第二折）

俺媳婦兒呵……白森森的皓齒，小顆顆的朱脣。（元・王仲文《救孝子》第二折）

崖前草秀，嶺上梅香；荊棘密森森，芝蘭清淡淡。（明・吳承恩《西遊記》第十七回）

只見路傍有幾個小猴，捧著紫巍巍的葡萄，香噴噴的梨棗，黃森森的枇杷，紅艷艷的楊梅，跪在路旁。（明・吳承恩《西遊記》第三十回）

「冷森森、寒森森」表示身體感受寒冷的程度很深，「青森森、白森森、黃森森」表示顏色的程度很深，「密森森」表示荊棘生長的茂密程度很深。前置「冷、寒、青、白、黃、密」都是形容詞，透過疊詞「森森」表示程度上的深。由此可見，「森森」已經從具體的眾多義謂詞（柏森森），進一步發展為後置狀語（冷森森）。事實上，現代華語口語中提到陰氣很重也會說「陰森森」。

上面我們根據漢語古今文獻，發現所今切的「森」本來可單獨作為謂語，很早就利用重疊方式構造出主謂結構「NP森森」，表示主語數量之多。中唐之後出現了「A森森」這類述語居前而後置狀語的結構，用來表示形容詞（A）程度之深。根據以上結構及語義發展的線索進行推敲，我們認為臺灣閩南語口語中的kui5 səm1 səm1，其本字正是「貴森森」，這個詞是由一個形容詞（貴）加上表達程度深的疊字（森森）所構造出來的。

三、表示言語或行為不像樣的 put7 tap7 put7 tshit7

臺灣閩南語有相當豐富的四字格式語詞，其中不少是透過重疊方式所構造出來的，包括：AABB（lau3 lau3 sit8 sit8老老實實）、ABAB（kɔ3 i5 kɔ3 i5古意古意）、ABCC（lau6 liat8 kun3 kun3鬧熱滾滾）、ABAC（tua6 tsu3 tua6 i5大主大意）、ABCB（kha1 lai2 tshiu3 lai2骯來手來）等。¹⁶

聚焦於ABAC這類格式，可以造出不少慣用語辭，比方A若是「無」bo2，則可以造出：

無煩無惱bo2 huan2 bo2 lo3
無聲無說bo2 siã1 bo2 sue?7
無影無跡bo2 iã3 bo2 tsia?7

又A若是「有」u6，則可以造出：

有情有義u6 tsinj2 u6 gi6

¹⁶ 楊秀芳，《臺灣閩南語語法稿》（臺北：大安出版社，1991），頁160-163。

有靈有聖u6 liŋ2 u6 siā5

有時有陣u6 si2 u6 tsun6

A若是「不」put7，則可以造出：

不知不覺put7 ti1 put7 kak7

不明不白put7 biŋ2 put7 pik8

不三不四put7 sam1 put7 su5

不答不七put7 tap7 put7 tshit7

以上值得留意的是put7 sam1 put7 su5「不三不四」跟put7 tap7 put7 tshit7「不答不七」這兩個詞。在語義上它們是同義詞，都用來表示言語或行為不像樣或不正經。再就構詞方式來看，這兩個詞都是「put7 B put7 C」這個類型，更重要的是BC往往是並列的成分。例如put7 sam1 put7 su5「不三不四」中的三sam1、四su5同屬數詞，用「不」來否定，表示不成其為三，也不成其為四，引申就有不倫不類的意思。由此我們可以推測，put7 tap7 put7 tshit7「不答不七」一詞，也是由兩個數字構造而成。事實上，周長楫收錄了廈門閩南語中表示不成樣子一詞為put7 pat7/tap7 put7 tshit7，同時寫作「不八不七」。¹⁷ 臺灣閩南語的put7 tap7 put7 tshit7「不答不七」其實也就是廈門閩南語的「不八不七」，用兩個相連續的數字（八pat7、七tshit7）跟「不」結合，構造原則與「不三不四」完全相同，也具備「不像樣、不倫不類」的意思。

倘若put7 tap7 put7 tshit7「不答不七」原來應該是put7 pat7 put7 tshit7「不八不七」，那中間究竟發生了甚麼變化呢？我們認為，這個四音節詞所發生的第一項變化乃是「唇音異化」：整個語詞中第二音節的聲母由原本的雙唇不帶音塞音p-改讀為t-，也就是：（目標音段以黑體標示）

***put7 pat7 put7 tshit7 → put7 tat7 put7 tshit7**

¹⁷ 周長楫，《廈門方言詞典》（南京：江蘇教育出版社，1998），頁357。

驅動唇音異化這項變化的機制，乃是語串中連續出現了三個以不帶音雙唇塞音p-為聲母的詞，也就是*〔p-p-p-tsh〕>〔p-t-p-tsh〕。

緊接著這個語詞又發生了第二項變化，那就是第三音節的聲母影響了第二音節的韻尾，這是一種逆向同化（regressive assimilation）：

*put⁷ tat⁷ put⁷ tshit⁷ → put⁷ tap⁷ put⁷ tshit⁷

由於以上的異化與同化作用，使得第二音節「八」語音形式由原本的pat⁷變讀為tap⁷。相當有趣而值得留意的是，由於異化與同化這兩種音變的先後作用，竟然使得「八」pat⁷的聲母跟韻尾換位了：pat⁷>tap⁷。

附帶一提，著眼於「八」音變前後的形式，也許有人會用「換位」（metathesis）這個音變來加以解釋，似乎更為簡捷。Campbell指出，「換位」也是語音演變的方式之一，具體是指一個詞內部的兩個音段成分在線性位置上互換。¹⁸ 例如從古英語（Old English）到現代英語曾經發生了rV>Vr的換位，因此OE brid>bird、OE hros>horse。李壬癸曾詳盡地考察了臺灣南島語言詞音位轉換現象，並且正確地指出其中某些「換位」的例子應當解釋為其他語音規則（例如元音轉換）的運作。¹⁹ 臺灣閩南語「八」的聲母和韻尾成分互換，乃是歷經兩次音變所造成的結果，與前述英語史上的「換位」並不相同。同時考慮到閩南語似乎沒有更多成分互換的例證，也就是沒有構成規則，因此我們不採取「換位」這個解釋。

以上是利用「異化」跟「同化」這兩項常見的音變所作的一番推論，那麼有沒有直接的證據可以證明呢？很幸運地，在小川尚義（1932）所編的《臺日大辭典》下冊頁738收錄了「不答不七」，並在頁739中收錄了一個跟「不答不七」完全同義的詞，寫作「不七不八」：²⁰

¹⁸ Lyle Campbell, *Historical Linguistics: An Introduction*, p. 33.

¹⁹ Paul Jen-kuei Li, “Morphophonemic Alternations in Formosan Languages,” *Bulletin of the Institute of History and Philology* 48.3(1977), p. 408.

²⁰ 小川尚義主編，《臺日大辭典》下冊（臺北：臺灣總督府，1932）。以下引《臺日大辭典》之資料根據《中央研究院閩客語典藏》，<https://minhakka2.ling.sinica.edu.tw/index/>（2025.10.02徵引）。原辭典內容可參見附錄圖檔。

プッチップッパッ 不-七-不-八。【不答不七】
プッタププッチッ 不-答-不-七
不完全にして整ってゐない。 無茶苦茶。不揃。成ってゐない。
話講到----=話が不得要領だ。生理做到----=商売になつてゐない。

比對以上兩條材料，可以清楚發現「不答不七」與「不七不八」兩者是同義異構詞，對比這個四音節詞詞彙的內部成分，刪除相同的成分「不、七」之後，「答」tap7毫無疑問地就是「八」pat7歷經變化使然。周長楫所收錄的廈門閩南語未見「不七不八」這個形式，²¹因此在證據效力上便不如《臺日大辭典》明白確鑿。

《臺日大辭典》中的記載除了協助我們確認put7 tshit7 put7 pat7「不七不八」與put7 tap7 put7 tshit7「不答不七」兩者間的語源關係之外，它同時也提供我們一個重要的資訊，那就是這個四音節詞之所以「唇音異化」的條件，確實是三個不帶音雙唇塞音p-連續在語串中出現使然。倘若只是兩個不帶音雙唇塞音p-連續，這項音變也就不會發生，因此put7 tshit7 put7 pat7「不七不八」仍然維持為〔p-tsh-p-p〕。另外，也許有一種主張是「不八不七」put7 tap7 put7 tshit7的第二個音節聲母轉變為t-是受到前方put7的韻尾影響使然，未必要以唇音異化來解釋。不過著眼於四音節詞的格式，我們認為啟動語音變化的關鍵乃是〔p-p-p-tsh〕中連續出現的三個雙唇塞音p-。異化之後為t-，其最終演變的結果固然可以解釋為受put7的-t尾影響，但這毋寧是果而不是因。

臺灣客家語也有形容人不三不四、不成體統或事情不像樣、不切實際的四音節詞「put7 B put7 C」，例如：²²

四縣腔：put7 tap7 put7 tshit7 (bud` dab` bud` qid`)

海陸腔：put7 tap7 put7 tshit7 (bud dab bud cid)

大埔腔：put7 tap7 put7 tshit7 (bud^ dab^ bud^ cid^)

²¹ 周長楫，《廈門方言詞典》，頁357。

²² 以下現代臺灣客家語的讀音都根據《教育部臺灣客語辭典》，https://hakkadict.moe.edu.tw/search_result/?id=14（2025.06.14徵引），特此說明並致謝。主要標寫國際音標，後面加註客語各腔調羅馬字標音。

饒平腔：put7 tap7 put7 tshit7 (bud` dab` bud` cid`)

詔安腔：put7 tap7 put7 tshit7 (bud` dab` bud` cid`)

南四縣腔：put7 tap7 put7 tehit7 (bud` dab` bud` qid`)

以上四音節詞在臺灣客語辭典中寫作「不搭不膝」。另外根據黃雪貞，梅縣本地客語也有表不三不四、不切實際的put7 tap7 put7 tshit7，寫作「不搭不膝」。²³ 我們認為客語這個詞的本字與閩南語相同，都是「不八不七」。

四、表示行為脫軌失序的put7 tian1 put7 kai5

上一節我們發現臺灣閩南語put7 tap7 put7 tshit7「不八不七」一詞是由於三個雙唇不帶音塞音在語串中前後相連，第二個音節聲母p-由於「唇音異化」而變讀為t-。基於上述的研究成果，本節我們探討另一個臺灣閩南語口語中相當常見的ABAC四字格式語詞：put7 tian1 put7 kai5。

《臺日大辭典》也收錄了put7 tian1 put7 kai5這個詞，並且標註漢字，寫作「不癲不怪」：

プッチャエヌプッカイ 不-癲-不-怪

- ①茶利役など気違いじみた振舞をする。諧謔ける。----攏無大段=同上で少しも大人らしくない。
- ②字寫到----見っともない變な字を書く。

釋義為：形容人像個丑角一樣，做出一些瘋瘋癲癲的舉動來逗大家開心。²⁴ 或者可以指人的行為丟臉不像樣、外在穿著不體面的乃至於寫字難看等。

在早期閩南語文獻資料中也記錄了put7 tian1 put7 kai5這個詞。例如1932年《臺灣教會公報》刊載了李水車（Lí Chúi-chhia）撰Boē tāu-hū-pô-á（賣豆腐婆囝）一文：²⁵

²³ 黃雪貞，《梅縣方言詞典》（南京：江蘇教育出版社，1995），頁279。

²⁴ 茶利役（chari-yaku）指的是在日本戲劇（木偶戲或真人戲）中，負責說俏皮話或做出滑稽動作來引人發笑的角色或情節，也就是丑角或搞笑角色。

²⁵ 以下資料根據《中央研究院閩客語典藏》，<https://minhakka2.ling.sinica.edu.tw/index/>

I chiū tùi i ê tó-koān tē-á péng-chhut chheng-goā kho; (khah choē sī 10
khō phiō). Gûn-hâng-oân tioh chit kiaⁿ, in-üi khoàⁿ i ê seng-khu chhēng
kah **put-tian put-kài**, thái ū chit ê chîn thang kià. Gûn-hâng-oân chiū
mñg kóng, Ū in-á á-bô?

〔伊（案：指故事主人翁，賣豆腐婆）就對伊个*朵*擔袋困反出
千夥*塊，（較檣是10*塊票），銀行員著蜀驚，因為看伊個身軀*穿
*得〔put7 tian1 put7 kai5〕，*怎有*者个錢通寄，銀行員就問講，有
印困也無？〕

他就從他的隨身袋子中掏出千餘元（多數是10元鈔票），銀行員嚇了
一跳，因為看他的身上穿得粗俗鄙陋，哪有這些錢能存，銀行員就問
說，有沒有印章？

（黑體字為筆者所加）

以上引文put7 tian1 put7 kai5的用法正是指賣豆腐婦人的穿著粗鄙而不體面。

《臺日大辭典》把put7 tian1 put7 kai5寫作「不癲不怪」，是否就是本字呢？我們認為有待商榷。首先，第四個音節讀作kai5，然而「怪」為蟹攝二等見系合口去聲字，閩南語照例讀作kuai5，可見語音上不符合規則。

「癲」是山攝四等端母開口平聲字，讀為tian1則符合閩南語的規則對應。進一步來看語義，「癲」跟「怪」都是負面語詞，在加上否定詞「不」之後的「不癲」、「不怪」應該是正面的，何以在閩南語中仍然表示負面語義呢？從音義兩方面來看，「不癲不怪」顯然並非正確本字。

根據上一節所發現的四字詞格式唇音異化規則，我們不妨作一個假設，那就是現在臺灣閩南語口語中的put7 tian1 put7 kai5，在最初其實是put7 pian1 put7 kai5，其本字可以寫作「不邊不界」。從語義上來看，「不邊不界」是指一個人行為毫不受控或漫無節制，相當於現代華語所謂「沒有下限」這樣的意思。現代華語口語「無下限」或「沒有下限」指行為不當且沒有最低限度，是個負面語詞。一個人言語行為不受控制（沒有邊界），就會

（2025.10.02徵引）。〔〕內是臺灣閩南語的轉寫，加上*的字並非正確本字。最後則是華語的翻譯。

有種種脫軌失序的表現，也就成其為put7 tian1 put7 kai5「不邊不界」。這裡可以留意到，華語的「限」和閩南語的「邊」、「界」同樣具備「範圍」這個語義，這可以理解為語義相同的詞彙在詞語構造上的平行發展。

從語音上來看，這個詞的變化也跟「不八不七」一樣，在第二個音節的聲母上發生了音變：

put7 pian1 put7 kai5 → put7 tian1 put7 kai5

第二音節「邊」的聲母p-與前後的「不」字聲母p-互相排斥，因此改讀為舌尖塞音t-。從詞語結構來看，put7 tian1 put7 kai5乃是把「邊界」pian1 kai5一詞套進「put7 B put7 C」這個格式中造出來的。「邊」pian1讀為tian1是由於跨音節的唇音異化：*〔p-p-p-k〕>〔p-t-p-k〕。

掌握「不邊不界」put7 tian1 put7 kai5這個四音節詞由於進入〔ABAC〕這個重疊套式，進而經歷了「唇音異化」音變之後，就不會惑於民間流傳的一些方塊字寫法。例如有人寫作「不典不戒」，然而「典」為山攝四等開口端母上聲字，閩南語應該讀為tian3，聲調不合規則。也有寫作「不腆不戒」者，事實上「腆」為山攝四等開口透母上聲字，閩南語應該讀為thian3，聲母和聲調均不合規則。

臺灣閩南語put7 tian1 put7 kai5一詞還可以說成put7 tian1 la?8/la6 kai5，第三個音節是la?8或la6而不是put7。²⁶ 這個形式對於上文所提出的*〔p-p-p-tsh-〕「唇音異化」音變是不利的，應當加以解釋。現在我們擴大所觀察的四字詞範圍，進一步說明la6/la?8的性質：

A式	B式	釋義
(1) tshui5 ta1 au2 khua?7	~ tshui5 ta1 la6 khua?7 ²⁷	形容口乾舌燥

²⁶ 第三個音節處於變調的位置，從變調後的表現來看，可能來自陽去la6或陽入la?8。下文將看到，在Douglas所蒐集的早期閩南語資料中，這個成分更可能是陽入的la?8，它的前身是lak8。Carstairs Douglas, *Chinese-English Dictionary of the Vernacular or Spoken Language of Amoy, with the Principal Variations of the Chang-Chew and Chin-Chew Dialects* (Taipei: SMC Publishing Inc, 1990 [1873]).

²⁷ 表示相當口渴的語詞tshui5 ta1 la6 khua?7根據我們自己的口語。

(2) uai1 ko1 tshi?8 tshua?8	～ uai1 ko2 la?8 tshua?8 ²⁸	歪七扭八的樣子
(3) put7 tian1 put7 kai5	～ put7 tian1 la6 kai5	行為脫軌失序
(4) sai3 siŋ5 te6 khi3 siŋ5 te6	～ sai3 siŋ5 lak8 te6 khi3 siŋ5 lak8 te6	人發脾氣或耍性子
(5) tsho?7 kan5 kiau6	～ tsho?7 kan5 la6 kiau6 tsho?7 kan5 lak8 kiau6	用粗鄙的髒話罵人

上面這五個多音節詞都有A、B兩式，根據A式的音節數量可以分成兩組：

(1)、(2)、(3)為一組，(4)、(5)為一組，具體說明如下：

第一、(1)、(2)、(3)原來就是四音節詞，A式中每個音節都具備實際語義；B式則是以A式為基礎，將第三個音節轉換為la6或la?8之後的形式。從語詞結構及語義內涵來看，我們有充分的理由主張A式為早期存古的樣態，B式則屬於創新形式。創新的方式是用la?8/la6這個不具備實質語義的語音形式來取代四音節詞中原有的au2、tshi?8、put7等有實質語義內涵的成分。

第二、(4)、(5)本身為三音節詞，A式可以用作謂語，例如：a1 biŋ2 le0 sai3 siŋ5 te6 / khi3 siŋ5 te6「阿明咧使性地／起性地」（阿明在發脾氣）或 a1 iŋ1 tui5 in1 tshu5 p̄i1 tsho?7 kan5 kiau6「阿英對個戍邊警姦橋」（阿英向她的鄰居罵髒話）。²⁹ 這兩個詞也可以用四音節詞方式表達，例如sai3 siŋ5 lak8 te6/khi3 siŋ5 lak8 te6或tsho?7 kan5 lak8/la6 kiau6。把三音節詞構成四音節詞的方式是於第三音節加插lak8或la6(< la?8)。從以上A、B兩式的交替來看，帶有lak8 / la6的B式毫無疑問也是後起的。

第三、從比較的觀點而言，我們推測以上各語詞中的B式，其第三音節的原始形式當為lak8，它的功能是把三音節詞加以改造，使之成為四音節詞。就原本的四音節詞而言，則是取代原有四音節詞的第三個詞。由於lak8

²⁸ uai1 ko2 la?8 tshua?8這個詞根據Douglas oai-kô lah-chhoah, awry; not even or square (歪斜的；不平也不正)。又Douglas收錄oai-kô, awry (歪斜的)、oai-chhoah, awry; diagonally (歪斜的，斜向的)。今臺灣閩南語讀為uai1 ko1，第二音節為陰平，與早期閩南語記錄略有不同。Carstairs Douglas, *Chinese-English Dictionary of the Vernacular or Spoken Language of Amoy, with the Principal Variations of the Chang-Chew and Chin-Chew Dialects*, p. 289 ; p.348.

²⁹ 「個」in1是民間造字，表示第三人稱領屬格，也就是「他的」。「警姦橋」tsho?7 kan5 kiau6一詞中kan5 kiau6本字為「諫諉」，詳見吳瑞文，〈論閩南語效攝二等韻的三個本字〉，《閩臺文化研究》2期（2022），頁50-59。又，tsho?7的本字待考。

的本質只是一個構詞成分，並不具備語義內涵，因此在音節中往往弱化為laʔ8或la6。

第四、進一步要問的是，為什麼閩南語要有這個lak8？我們推測，就三音節詞而言，lak8將原本的三音節詞改變為四音節詞，與現代漢語中四字格韻律以2+2為其「模定」有關。³⁰ 臺灣閩南語「使性地／起性地」sai3 siŋ5 te6/khi3 siŋ5 te6和「警姦擣」tshoʔ7 kan5 kiau6等三音節詞中插lak8後，在韻律上就成為2+2格式，可以滿足內在韻律上的要求。至於原先的四音節詞用laʔ8/la6來替換原先第三音節的詞，則可能是因為同屬四音節詞，在第三音節的語音上發生了感染作用使然。³¹ 在本字研究方面，以上（1）～（5）諸例給了我們一個重要的啟發，那就是：閩南語並不是每一個成分都有本字可寫，例如因為韻律需求而增生的音節lak8及其變體就不能繩之以特定方塊字。³² 反過來說，如果不能從既有的語言材料中充分掌握lak8及其變體的性質與功能，那麼用各種方法去為它們尋找本字就不免徒勞甚至誤入歧途了。

藉由以上的觀察，我們推測put7 tian1 la6 kai5乃是在put7 tian1 put7 kai5的基礎上發生了音節替代，在整個時序上是最晚的，因此絲毫不會影響前述「唇音異化」這項推論。

根據以上的討論，我們認為臺灣閩南語put7 tian1 put7 kai5這個四音節詞的本字為「不邊不界」。值得追問的是，這個詞是否可以在漢語歷史文獻中找到書證呢？我們發現，在南宋時期的口語中有一個語詞：「不間不界」，我們推測它與閩南語「不邊不界」乃是同一個語詞的不同語音變體。「不間不界」在宋代的用例如下：

³⁰ 現代漢語韻律與詞法、句法之間的互動，可參看馮勝利，《漢語的韻律、詞法與句法》（修訂本）（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9），頁58-62，以現代華語（普通話）為基礎的相關論述。

³¹ 這種感染作用不必然都是lak8，也可以是其他l-起首的音節。例如周長楫、歐陽憶耘，《廈門方言研究》（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8），頁240。收錄閩南語廈門話形容裝瘋賣傻的詞語，寫作「不顛二界」put7 tian1 li6 kai5，它的本字也是「不邊不界」，其中第三音節li6也與lak8/laʔ8/la6同為無實際語義內容的構詞成分。

³² 閩南語無字可寫的情況，除了本字不明之外，具體還包括：用於模擬聲音的擬聲詞、外來語譯音、非漢語的底層詞、用於生動描寫的譬況詞、合音詞等。楊秀芳，〈閩南語書寫問題平議〉，《大陸雜誌》90卷1期（1995），頁16。

問「發憤忘食，樂以忘憂」。曰：「聖人全體極至，沒那不間不界底事。發憤便忘食，樂便忘憂，直恁地極至。」（《朱子語類·論語十六·葉公問孔子於子路章》）

道如大路皆可遵，不間不界難為人。（吳泳《鶴林集·卷二》）

仔細思索《語類》的上下文字，朱熹所要凸顯的是聖人在行為上均能貫徹而臻於極致，也就是「君子無所不用其極」。相對地，一般人則是躊躇不決，呈現在行為上就是「不間不界」。由此可知，「不間不界」是個帶有負面評價的語詞，在這個語境中是指一般人由於不能一心貫徹，因而無法達到聖人般全體極至的境界。至於宋人吳泳「不間不界難為人」，指的是行為失去節制，因而放蕩無所不為，也是個負面語詞，意義跟用法都與閩南語的put7 tian1 put7 kai5大致相同。

《朱子語類》中另有「半間不界」這個詞，也值得我們進一步考察。這個詞在《朱子語類》中共有六例，具體如下：

A. 「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云爾。」泛說若是謙辭。然聖人之為人，自有不可及處，直要到底，不做箇半間不界底人。非是有所因，真箇或有所感，發憤而至於忘食，所樂之至而忘憂。（《朱子語類·論語十六·葉公問孔子於子路章》）

B. 義剛云：「去冬請問鄉原比老子如何，蒙賜教謂：『老子害倫理，鄉原卻只是箇無見識底人。』今春又問『色取仁而行違』比鄉原如何，蒙賜教謂：『『色取仁而行違』底是大拍頭揮人，鄉原是不做聲，不做氣，做罪過底人。』深玩二說，微似不同。」先生笑云：「便是世間有這一般半間不界底人，無見識，不顧理之是非，一味謾人。看時也似是箇好人，然背地裏卻乖，卻做罪過。」（《朱子語類·論語二十九·鄉原德之賊章》）

C. 且如有兩人焉，自家平日以一人為賢，一人為不肖。若自家執政，定不肯捨其賢而舉其不肖，定是舉其賢而捨其不肖。若舉此一人，則彼一人怨，必矣，如何盡要他說好得！只怕自家自認不破，賢者卻以為不肖，不肖者卻以為賢，如此則乖。若認得定，何害？又有一樣人底，半間不界，可進可退，自家卻以此為賢，以彼為不肖，此尤難認，便是難。（《朱子語類·易八·咸》）

D.若是汲汲用功底人，自別。他那得工夫說閒話？精專懇切，無一時一息不在裏許。思量一件道理，直是思量得徹底透熟，無一毫不盡！今公等思量這一件道理，思量到半間不界，便掉了，少間又看那一件；那件看不得，又掉了，又看那一件。（《朱子語類·朱子十八》）

E.有學者來問，便當直說與之，在我不可不說。若其人半間不界，與其人本無求益之意，故意來磨難，則不宜說。（《朱子語類·呂伯恭》）

F.為相正要以進退人才為先，使四夷聞知，知所聳畏。方其為相，其才德之大者，如范文正諸公既不用，下而豪俊躋弛之士，如石曼卿諸人，亦不能用。其所引援，皆是半間不界無狀之人，弄得天下之事日入於昏亂。（《朱子語類·本朝三·自國初至熙寧人物》）

以上《朱子語類》中的「半間不界」一詞，根據語境可以區分為幾個義項：

(1) 與聖人相比較時，「半間不界」這類人的行為無法如聖人那樣做到極致，這個意思與上文所論「不間不界」基本是相同的。例A屬此。

(2) 在思考一項事情或一個道理時，無法徹底透熟，無一毫不盡。換句話說，「半間不界」意思就是指思考時中道而廢，無法觸及事理的最精微極致處。例D屬此。

(3) 可用來論斷一個人在知識行為上不端的負面評語，內涵是「無見識、不顧理之是非、一味謾人、看時也似是箇好人然背地裏卻乖卻做罪過」。例B是朱子對「半間不介」這個詞的詮釋，例C、E、F則是具體的用例。例F批評石曼卿所進用的都是「半間不界無狀之人」，顯示這個詞與「不間不界」大致相同。

歸納起來，「半間不界」一詞在《朱子語類》中是個負面語詞，可用於指行為上不及聖人之極致，思考上無法徹底通達，或者用來批評一個人無見識、無是非、行為無狀。這類個用法既呼應了吳泳「不間不界難為人」，也與臺灣閩南語行為脫軌失序的「不邊不界」put7 tian1 put7 kai5語義內涵一致。值得注意的是，「半間不界」第一個音節「半」字也是一個雙唇不帶音塞音聲母字，我們推測這個詞原來的形式作「半邊不界」(p-p-p-k)，是將「邊界」一詞鑲入「半X不Y」這個格式中構成的。

把現代閩南語語料和南宋時期書面文獻提供的資訊綜合起來，我們推測文獻上寫為「不間不界、半間不界」的這個四音節詞，語源其實分別是「不邊不界、半邊不界」。我們更進一步推測，「不邊不界、半邊不界」在宋代也同樣發生了語音上的「異化」音變，引發「異化」的條件也是語串中連續出現三個雙唇不帶音塞音聲母字，也就是：

不邊不界*〔p-p-p-k〕>不間不界〔p-k-p-k〕
半邊不界*〔p-p-p-k〕>半間不界〔p-k-p-k〕

不過應該留意到，宋代語言的異化策略與現代閩南語不同：閩南語是異化為舌尖塞音t-，宋代語言則異化為舌根塞音k-。發生「唇音異化」的第二音節聲母存在兩種不同的走向： $*p- > t-$ 和 $*p- > k-$ ，這個現象的成因為何？一個可能的解釋是閩南語異化之後趨同於第一音節「不」put7的韻尾成分；宋代語言則是異化之後趨同於第四音節「界」*kai5的聲母，從而構成雙唇音〔p〕與舌根音〔k〕交錯的表現。同歸屬於異化作用而變化結果不同，這是不同時代語言各自的選擇。

上文我們認為宋代「不間不界」乃是「不邊不界」的語音變體，除了「唇音異化」之外，這裡應當進一步說明若干音韻演變的細節。首先從反切來看，「間」是山攝開口見母二等平聲字，「邊」則是山攝開口幫母四等平聲字，在以隋唐為中心的中古時期，它們語音形式分別是：「間」kan與「邊」piɛn。³³ 在中古音時期，見系二等字沒有任何介音，四等字則有元音性介音-i-。值得留意的是，在反映宋代實際語音系統的《古今韻會舉要》裡，中古《切韻》江、皆佳、刪山、肴、麻、咸銜這類二等韻見影系字是獨立的字母韻，至於這些二等韻的幫知莊系聲母字則已經與同攝一等韻字合流。例如：

³³ 中古音都根據董同龢《漢語音韻學》第七章所構擬的系統。董同龢，《漢語音韻學》（臺北：文史哲出版社，1993），頁139-180。

表2：《切韻》與《古今韻會舉要》二等韻的分合

古今韻會舉要	切韻	江韻	皆佳韻	刪山韻	肴韻	麻韻	咸銜韻
見影系		江字韻	佳字韻	間字韻	交字韻	嘉字韻	緘字韻
幫知莊系		光字韻 岡字韻	該字韻	干字韻	高字韻	牙字韻	甘字韻

目前從事《古今韻會舉要》音系擬測的學者（如竺家寧³⁴和李添富³⁵），都為這些見影系二等韻擬測出一個介音-i-。以「間」、「邊」兩字為例，在宋代的語音形式分別是：「間」kian、「邊」pien。³⁶由此可知，在朱熹與吳泳所生存的南宋時代，「間」和「邊」兩字的韻母的讀音相當近似：韻母結構中都帶有-i-介音，也具備相同的鼻音韻尾-n，主要元音的位置也都偏前，唯一的差別在於元音舌位的高低。這正是「不邊不界」這個詞在發生唇音聲母異化之後，「邊」之所以被寫為「間」的實際語音基礎。《朱子語類》中出現六次之多的「半邊不界」一詞，在語音上可以有完全相同的解釋。

或許有人認為「不間不界」中的「間界」其實是將「尷尬／尷尬」這個連綿詞放入「不X不Y」這個格式後構造出來。我們的看法與此不同。從既有的文獻用法來看，「不尷不尷」這個詞不容易解釋《朱子語類》及宋人詩作中的語義表現。再就語音來看，「尷」反切為古咸切（咸攝開口見母二等平聲字），中古音為kam。到了《古今韻會舉要》時，則屬於緘字韻，擬音為kiam。由於《古今韻會舉要》明確區分了間字韻(-ian)與緘字韻(-iam)，因此若以「間」為「尷」之假借字，不容易解釋韻尾的差異。附帶一提，即使到了稍晚《中原音韻》的時代，-m尾韻母與-n尾韻母仍然是有區別的。³⁷

在現代臺灣客家語中有「半尷不尷」這個詞，這個詞用來形容做事情進行到一半，不上不下、進退兩難的狀態。具體例句為：佢事做到半尷不尷就

³⁴ 竺家寧，《古今韻會舉要的語音系統》（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86）。

³⁵ 李添富，《古今韻會舉要研究》（臺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國文研究所博士論文，1990）。

³⁶ 這裡採用的是李添富，《古今韻會舉要研究》的擬測。

³⁷ 參看董同龢，《漢語音韻學》，頁57-76關於《中原音韻》音系的擬測。

福瀉，害接手個人毋知愛仰仔收尾。（他工作做到一半不上不下的就溜走，害接手的人不知道該如何收尾。）³⁸「半尷不尷」一詞在臺灣客家語各次方言的讀音如下：

四縣腔：pan5 kaŋ1 put7 kie5 (ban gang` bud` gie)
海陸腔：pan5 kam1 put7 kai5 (ban` gam` bud gai`)
大埔腔：pan5 kaŋ1 put7 kai5 (ban` gang+ bud^ gai`)
饒平腔：pan5 kam1 put7 kai5 (ban` gam ^ bud` gai`)
南四縣腔：pan5 kam1 put7 kie5 / pan5 kaŋ1 put7 kie5
(ban gam` bud` gie / ban gang` bud` gie)

以下我們從格式、語音、語源及字形等方面進一步說明：

第一、考察五種臺灣客家語，這個四音節詞均使用「半X不Y」這個格式，而沒有發現「不X不Y」這類格式。從語義上來看，「半尷不尷」指「不上不下、進退兩難」，與宋代《朱子語類》中的「半間不界」有所不同，更與「不間不界」相去更遠。

第二、這個四音節詞的第二個音節或做kaŋ1或做kam1，我們有理由相信第二個音節早期形式是*kam1，在海陸和饒平保留為kam1；在四縣和大埔變為kaŋ1；在南四縣腔中則處於kam1～kaŋ1的演變過程中。至於客家語何以發生這個變化呢？我們認為也是「唇音異化」使然：*kam > kaŋ / _ put7。也就是kam1與後方「不」put7字聲母互相排斥，因此由雙唇鼻音-m變讀為舌根鼻音-ŋ。

第三、梅縣客語有「尷尬」kam1 ke5一詞，³⁹意思是指「事情辦得不當」，這個義項相當有啟發性。由此我們推測，現代臺灣客家語次方言「半尷不尷」pan5 kam1 put7 kie5/ pan5 kam1 put7 kai5是把「尷尬」這個雙音節詞鑲入「半X不Y」這個格式中，因而發展出「進退兩難」或「不上不下」的用法。附帶一提，梅縣「尷尬」kam1 ke5一詞的讀音也證明以上kam1 > kaŋ1的這項推測。

³⁸ 例句跟讀音都根據《教育部臺灣客語辭典》。

³⁹ 黃雪貞，《梅縣方言詞典》，頁144。

第四、根據《廣韻》，「尷尬」（「尷尬」）一詞意為「行不正也」，「尷尬」兩字的反切分別是古咸切和古拜切。從語音規則對應來看，客家語的kam1與 ke5/kie5/kai5在聲母、韻母及聲調上分別符合咸攝二等開口見母平聲與蟹攝二等開口見母去聲的表現。語義上由「行不正」引申為「事不順」，也就是事情辦得不妥貼，乃是合理的演變。

歸結起來，臺灣閩南語表示行為脫軌失序的put7 tian1 put7 kai5來自「不邊不界」，與宋代口語中的「不間不界」乃是同源同構，在語音上則有不同的唇音異化趨向。相較之下，臺灣客家語表示「不上不下，進退兩難」的pan5 kam1 put7 kai5則來自「半尷不尷」，與閩南語put7 tian1 put7 kai5既不同源，構造上存在「不X不Y」跟「半X不Y」的差別，語義也有所不同。關於語義，《朱子語類》有「又有一樣人底，半間不界，可進可退」，客語的「半尷不尷」則可以解釋為「事情進行到一半，不上不下、進退兩難」，「半間不界」與「半尷不尷」語義似乎很接近。不過仔細推敲起來，朱熹所說乃是人於事理行為上「半間不界」，未能如聖人之言行可推諸極致，因此「可進可退」。客語的用法則是形容一件事進行到一半時陷入不上不下、進退兩難的窘境。要言之，宋代語言「半間不界」指人的行為，現代客語「半尷不尷」指事的狀態，兩者指涉對象不同，語義上也就有區別。另一方面，「半尷不尷」在臺灣客家語語音中的表現是pan5 kam1 put7 kai5，其中第二音節kam1與臺灣閩南語「不邊不界」put7 tian1 put7 kai5和宋代語言「半邊不界」pan5 piən1 put7 kai5或「半間不界」pan5 kian1 put7 kai5等的第二音節「邊」字tian1、piən1、kian1韻尾不同，則是音韻上的反證。

五、結語

本文結合重疊構詞（ABB、ABAC）與異化音變這兩個觀點，探討三個臺灣閩南語常用口語詞的本字，我們獲得的結論是：

第一、表示物品昂貴的kui5 səm1 səm1/kui5 sam1 sam1/kui5 saŋ1 saŋ1，səm1/sam1/saŋ1的本字為「森」səm1。「A森森」這類用法在漢語歷史文獻上至少可以追溯到晚唐時期。

第二、表示言語或行為不像樣的put7 tap7 put7 tshit7，本字為「不八不七」。這個詞彙可以由《臺日大辭典》中「不答不七」與「不七不八」兩者同義異構而得到證明。

第三、表示行為脫軌失序的put7 tian1 put7 kai5「不癲不怪」，本字為「不邊不界」put7 pian1 put7 kai5，意思是漫無節制而不受控。本文同時考證了宋代口語中的「不間不界、半間不界」其實本字是「不邊不界、半邊不界」。

整體而言，貫串本文的一項音變乃是「唇音異化」（bilabial dissimilation），這項變化分別與元音的合口（[rounded]）和輔音的雙唇（[bilabial]）這兩項徵性密切相關，並且在音節內乃至於跨音節地發揮作用。平山久雄已經指出，⁴⁰ 漢語中異化的實例多與唇音有關。原因是嘴唇合攏或閉合的動作需要調動嘴邊和兩頰的各種肌肉，跟舌頭的動作比起來費力得多，因此唇音的連續容易產生異化現象。

以臺灣閩南語「貴森森」為例，kui5 səm1 səm1 > kui5 sam1 sam1是音節內部的「唇音異化」。之後由於雙唇鼻音韻尾-m維持不易，sam1進一步演變為saŋ1後，導致音字完全脫節，遂使用華語同音字「桑」或閩南語同音字「鬆」來書寫。

本文所觀察到的一種跨音節的唇音異化作用，則是由於三個雙唇不帶音塞音聲母的音節在語串中相鄰而引發的。臺灣閩南語的put7 tap7 put7 tshit7「不答不七」，由於跨音節的「唇音異化」以及鄰近音節的同化作用，使得「八」pat7在語流中變為tap7，因而寫作「答」。又有put7 tian1 put7 kai5「不癲不怪」，其實是把pian1 kai5「邊界」這個並列詞組放進「put7 B put7 C」格式形成四音節詞「不邊不界」，之後它發生跨音節的異化作用，使得〔p-p-p-k〕成為〔p-t-p-k〕，第二個音節因此讀為tian1。本文關於臺灣閩南語本字的研究，可做為「唇音異化」這項音變的語言實例。

本文一開始提到，異化音變在語言中可能是零星或不大規則的，箇中原因頗多。以臺灣閩南語為例，由四個雙唇音聲母構成的「不明不白」put7 biŋ2 put7 pik7一詞並沒有發生異化作用，這是由於第二音節為帶音塞音/b/，沒有形成〔p-p-p-〕這樣的語串。又如「八寶飯」pat7 po3 pŋ6一詞也不發生異化。應當留意「八寶飯」一詞在臺灣閩南語中既不普遍也不常用，只是從其他漢語系語言（官話或上海話）透過書面直譯而來。又有擬聲詞piŋ1

⁴⁰ 平山久雄，〈漢語中產生語音演變規律例外的原因〉，《聲韻論叢》14輯（2006），頁3。

piaŋ1 piaŋ5 piaŋ5（表物品互相敲擊的聲音）也不發生「唇音異化」，這是由於它是對外在聲響的摹寫，具備表情達意的功能。歸納起來，臺灣閩南語四音節詞所發生的「唇音異化」，其具體的描述如下：當三個雙唇不帶音聲母字在語串中結合時，則第二音節的聲母會進行異化。

總而言之，「唇音異化」是漢語系語言中相當常見的一項音變，充分掌握這項變化的條件與性質，有助於我們理解漢語在時間發展之中的變化，也有助於口語詞本字考證這項工作。換個角度來說，唯有認識到「唇音異化」在這些臺灣閩南語口語詞中發揮的作用，才能夠引領我們找到音準義合的本字，從而透過語音和語義兩方面正確地解析這些語詞的內涵。

附錄 《臺日大辭典》下冊原書圖版

頁738

738

頁739

789

۷۴

۷۹

۷۹

引用書目

- 小川尚義主編，《臺日大辭典》下冊（臺北：臺灣總督府，1932）。
- 《中央研究院閩客語典藏》，<https://minhakka2.ling.sinica.edu.tw/index/>（2025.10.02徵引）。
- 《中國哲學書電子化計畫》，<https://ctext.org/zh>（2025.06.14徵引）。
- 平山久雄，〈漢語中產生語音演變規律例外的原因〉，《聲韻論叢》14輯（2006），頁1-12。
- 吳瑞文，〈論金門閩南語介詞ta2的語法功能及相關問題〉，《清華中文學報》18期（2017），頁275-340。
- ，〈論閩南語效攝二等韻的三個本字〉，《閩臺文化研究》2期（2022），頁50-59。
- 李方桂，《上古音研究》（北京：商務印書館，1980）。
- 李添富，《古今韻會舉要研究》（臺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國文研究所博士論文，1990）。
- 周長楫，《廈門方言詞典》（南京：江蘇教育出版社，1998）。
- 周長楫、歐陽憶耘，《廈門方言研究》（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8）。
- 林連通、陳章太，《永春方言志》（北京：語文出版社，1989）。
- 竺家寧，《古今韻會舉要的語音系統》（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86）。
- 陳章太、李如龍，《閩語研究》（北京：語文出版社，1991）。
- 《教育部臺灣客語辭典》，<https://hakkadict.moe.edu.tw/>（2025.06.14徵引）。
- 馮勝利，《漢語的韻律、詞法與句法》（修訂本）（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9）。
- 黃雪貞，《梅縣方言詞典》（南京：江蘇教育出版社，1995）。
- 楊秀芳，《臺灣閩南語語法稿》（臺北：大安出版社，1991）。
- ，〈閩南語書寫問題平議〉，《大陸雜誌》90卷1期（1995），頁15-24。
- 董同龢，《漢語音韻學》（臺北：文史哲出版社，1993）。
- 《臺灣話的語源與理據（劉建仁著）》，<https://taiwanlanguage.wordpress.com/2014/06/06/>（2025.05.02徵引）。
- Campbell, Lyle, *Historical Linguistics: An Introduction* (Edinburgh: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 2013).
- Crowley, Terry & Bowern, Claire, *An Introduction to Historical Linguistics* (the fourth edition)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0).
- Douglas, Carstairs, *Chinese-English Dictionary of the Vernacular or Spoken Language of Amoy, with the Principal Variations of the Chang-Chew and Chin-Chew Dialects* (Taipei: SMC Publishing Inc, 1990 [1873]).
- Li, Paul Jen-kuei, "Morphophonemic Alternations in Formosan Languages," *Bulletin of the Institute of History and Philology* 48.3 (1977), pp. 375-413.

